



## 麦野换新装

□ 夏丹

麦子收割时，我与镰刀失之交臂。收割机的灰尘挡住了我的视野，但我能想象到那金黄的麦子有着怎样的一种迫切。它们曾感受镰刀嚓嚓嚓时的快意，如果不及时收获归仓，只能在梅雨时节独自抽泣。

麦熟时节，月光明亮。一个执着的身影在月光下躬身，就着硬板的砂石“唰唰”磨刀。没有人声的月下，只有磨刀石磨刀的声音。磨过一把又是一把，直到钝刀闪着锋利的光芒。那一刻，父亲会对母亲说，这刀口够管一天的割麦了，明早带点疙瘩粥去，割麦后还要挑把呢！

不到三天的工夫，麦野的金黄被彻底放倒，老牛拉着木犁不紧不慢地转过没有尽头的麦茬。犁后是油亮亮的泥土，像黑色的波浪翻卷在故乡的原野。替代风车的新型抽水机，不知疲倦地喷出水流，常常会响上一个白天或半夜。油亮的泥土浸在水中，田野一时白茫茫，充满着男男女女的鼎沸

声。收获后的喜悦相伴一长串爆竹声响，亮色的田野打开秧门，乡村呼啦啦地开始栽秧了。

放眼田野，男人平田整地，挑担布肥撒秧耙，女人躬身插秧，暗中较劲。带进家门的新媳妇已有身孕，但还是有两三位新手加入插秧妇女的队伍中。

三朝五日黄秧醒棵，开始扎根旺盛；十天半月秧蓬棵了，细密密的小草露出头。常言道，小草不清除，长大欺秧棵。关上秧门后的男男女女又手执长竹秧耙打耙草。打耙是个轻巧活，人站秧田中，一推一拉秧行间，远比躬身裁秧舒服得多。但打耙也是个技巧活，一推一拉要把握得好，必须全神贯注于手中的长竹柄，确保不伤新秧一茎一叶。一趟秧耙打下来，浑水中飘浮着纤嫩嫩的小杂草。秧棵在纯净的水田中茁壮生长，一个月左右就封行了。流火的七月天里，放眼广袤乡野，那齐崭崭的秧、青油油的绿，让人看了好快活。

倏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竹喧先觉雨，山暗已闻雷。户牖深青靄，阶庭长绿苔。鷗鷺新习学，蟋蟀莫相催。”每年到了盛夏时，我脑海里总会自然冒出这首诗，因为还在初中时就学过，记忆犹新，体会也深。小暑七月初，携着习习南风，拉开了盛夏的序幕。关于酷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独家记忆。

在那光阴的故事里，有篱笆上吹喇叭的牵牛花，有瓜地里圆滚滚的大西瓜，有眨着眼睛的满天星，有提灯而来的萤火虫……一年一小暑，时光匆匆。

外出一段时间，花盆里居然长出丝瓜秧，抽出长长的藤蔓，缠绕上天井护栏。我曾和丝瓜苗对视了好久，思考着这是我种的，还是无意中撒落的？但都不要紧，妻子说：既然长得如此蓬勃生机，就给它一岁枯荣的机会。我寻来细竹任其攀爬牵枝，浇水施肥，小暑是它新的生命乐章，开出小黄花，结出细长瓜，未来可期。

河边栈桥距家四百步远，在小暑的早晨散步，比晚上漫走更舒服。别说我行早，更有早行人，聊天得知她们已经工作一个时辰了。她们撑着小船打捞水上漂浮的杂物，桔黄背心格外亮眼，是城市清晨一道风景。蝉鸣蛙唱，一只蜻蜓落在荷花上，此时荷香满塘，荷叶如盖。一个真情亲吻，一个迎面拥抱。一莲一心思，一叶一境地。人世间的万物一旦有情，便有了境界。

有人说小暑踩着瓜果滚动而来，这话不假。结伴去田间，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黄瓜，一脚踏入菜地，伸手就是满满当当。辛苦播种的人，都会有收获的时刻。香瓜、西瓜等时令瓜果竞相登场，卖瓜人大声吆喝，别出心裁的吆喝声让人莞尔一笑。

心静自然凉，从小大人就是这么告诉我的，可是过去没有电扇空调，身上几乎整天都汗津津的，想心静还真不容易。长大以后有了喝茶看书的习惯，慢慢还真能静下心来。小暑时通常已放暑假，门前一棵洋槐树的树荫下，一张裂开面子的小方桌子是我儿时学习的宝地。上午把桌子朝西挪，下午再往东搬，没法避开强烈的阳光。后来母亲专门编了一张大芦苇席子，叫父亲用小树棍吊在树枝丫上，割了芦柴茅草铺在上面做成凉棚，好让我们兄妹几个在里面做作业。实在热得受不了，我们就哧溜跳下小河，上来再学习。

俗语“六月六，晒红绿”，指五颜六色的衣服藏在箱底经过黄梅天容易潮湿发霉，因此要趁着高温天气取出来晒一晒，俗称“晒伏”。伏与“福”谐音，因此晒伏也就有了美好的寓意。

“不怕南风热，能迎小暑开。”小暑，它把清风留给夏至，把炎热交给大暑。暑伏暑福，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诚挚生活的人。



乡村秧田美如画

林黛 摄

## “挑剔”的父亲

□ 杨应和

父亲在吃的方面从不挑剔，无论母亲做什么饭菜，他都吃得有滋有味。父亲在穿着方面也不讲究，只要干净合身就行。可是去年的冬天，我发现父亲也变得“挑剔”了。

去年儿子感冒多日，身体瘦了一圈，父亲听说后心疼不已，不顾外面天气寒冷，第二天一大早赶到我县城的家。父亲为了省下车票钱，一路骑着老式凤凰自行车过来，眉毛上结了一层寒霜，肩膀上背着蛇皮袋。儿子看到父亲的滑稽样，笑着说圣诞老人送礼物来了。

蛇皮袋里尽是父亲买给儿子零食和玩具，以及青菜、大蒜、菠菜等自家长的蔬菜。我心疼地说，爸，这些我都可以在菜市场买到，外面那么冷，地面的雪又滑，万一摔伤了怎么办。父亲憨笑着说，这都是我和你母亲亲手种的，吃着放心。父亲把重重的蛇皮袋往地上放时，我看到他棉袄的胳膊处已破了，露出一团早已板结成块的黄黄的棉花。

我眼睛湿润了，连忙把父亲带到楼下不远的商城去买羽绒服。起初，父亲说什么都不愿意。他说，家中有好多衣服，不能浪费。在我一再坚持下，父亲才勉强和我一起去。谁知在商场逛了一

个多小时，父亲都没选中一件中意的羽绒服。

中午时分，我和妻子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，用好菜来招待父亲。我最拿手的是糖醋排骨，也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道菜。我非常用心地烧煮，无论火候，还是糖与醋的比例，都掌控得很到位。当一盘色泽红亮、酸甜可口、香味扑鼻的糖醋排骨端到桌上时，父亲皱了下眉头，只夹了一小块，就再没吃第二块。任凭我怎么劝说，父亲就是不再把筷子伸向糖醋排骨。

是我做得不好吃？还是父亲另有心思？父亲的挑剔，让我和妻子一时感到有些委屈。趁父亲陪孩子玩耍之际，我站在阳台上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，把父亲的挑剔行为告诉了母亲。

母亲却说，儿呀，你父亲刚查出有糖尿病，不能吃太甜的食物，他一直不愿告诉你，是不想让你担心。商场里不是没你父亲合身的羽绒服，因为你们有房贷、车贷，你父亲定是不想为你们增加额外负担。再说商场里的衣服那么贵，我和你父亲赶集时再买便宜的就好……

母亲还说着什么，我已听不清了，从窗外看到室内的父亲满头白发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## 乡村广播入梦来

□ 董国宾

远离乡下有些年头了，但不管走多远，故乡的事儿总像一朵朵牵牛花，绕篱笆爬，在渠边生，滚遍原野和村庄，红红紫紫开满故土。那天我抬头看云，蔚蓝的天空似有乡村广播声从云朵里传出来，声声入心，那是故土的乡音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了，村子里准备安装有线广播。家家就要有广播听了，安静的村庄就像炸了锅，顿时热闹起来。没几天，施工队来了，一根根木头杆子立在了池塘边、土堆旁、村巷里。公社派来的线路工脚踩像两个弯弯大镰刀的脚扣，顺着木头杆子自如地上爬上去，一忙就是三两天。围观的群众忽东忽西，跟着施工队来回跑，不停地瞧瞧这，瞅瞅那，觉得很稀奇。

各家各户开始安装广播了，每到一家，全家老少就会一下子围拢过来，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师傅扛来一个木梯，将接在广播线路上的一根细

铁丝从门框上面的缝隙里穿进房子，再很麻利地安装上广播。有一根细铁丝从广播上垂下来，直接插入泥土中，这就是地线。那时乡村广播特简陋，只有一张韧性较好的圆纸片，中央嵌一小块圆磁铁，我家装的就是这种片状广播，安装在正门旁边的墙壁上。村子里偶尔也会有盒状广播，外面是一个方形盒子，广播放在里面，盒子正面还有简单的图案。

在一阵欢喜中，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就安装好了。乡村广播开始播音了，一天播音三次，早中晚各一次。那样的时光里，农闲之余，乡亲们就在家里听广播，天天能知道不一样的消息和动态，还有很多喜闻乐见的好节目。每天早上，广播里都会唱响嘹亮深情的《东方红》，拉开全天广播的序幕。有线广播除了播出本地新闻，还转播省广播电台的节目，从这些节目里，乡亲们不出家门就能知道好多让人耳目一新的

消息。天气预报是每天都要播出的，还有农业科技、健康知识和观众点播节目，以及一些歌曲供大家欣赏。到了晚上，内容会丰富一些，评书快板、京剧、吕剧、电影录音等都会纷纷播出，乡亲们都听得入了迷。记得那时爷爷最爱听《杨家将》和《岳飞传》，每天晚上播出时，总会叫上一些人一起听，一边听一边评说里面动人的故事和情节。还常常在第二天把我叫到跟前，将故事绘声绘色地再讲述给我听，讲完不忘教导我要好好读书，向这些英雄人物学习。

从乡村有线广播里，乡亲们获得了消息和知识，也在节目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和愉悦。这段抹不掉的时光，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## 童年的夏天

□ 夏捷

小时候，最喜欢门前的那条小河，那是我们撒欢的地方。天还蒙蒙亮，我就穿着裤衩、背心，光着脚丫，悄无声息地摸到河岸的芦苇丛边。厚大的芦叶已经被大婶大娘们摘下，成了裹粽子用的粽叶。我蹑手蹑脚地扒开芦苇丛，眼睛却早已瞄向了光溜溜的一处河滩。此刻，我希望能够惊醒那只老鸭，把它吓得扑棱棱地跑向河中，而我可以快活地捡拾到一枚“晏生蛋”。

没有“晏生蛋”也不遗憾，光着脚丫，沿着河岸和码头，顺着芦苇根和木桩，一会儿就能摸到一捧捧螺蛳，还有河蚌。吸附在芦苇根和木桩上的螺蛳缩起了厣盖，采来的河蚌也赶紧合起了壳。我顺手折断一柄带壳的荷叶，双手捧起了荷叶包着的螺蛳和河蚌。于是，中午的餐桌上，除了新鲜的瓜果茄子，又新添了一道鲜美的“荤菜”。

吃过午饭，顶着烈日，知了在树上高一声低一声地鸣叫，小河成了我们折腾的“战场”：追逐着打仗仗，从桥上跃下扎猛子，推着澡盆摸河蚌……一时，小河里你追我赶，水花四溅，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。许多下午的光阴，就这么悄悄过去。

傍晚的时光，是从小河边大桑树下的小餐桌上开启的。桌上摆放着碗筷、一大头盆稀粥，腌制的黄瓜散发着才从瓜架上采摘下来的嫩绿之光，新炒的蚕豆用盐水浸泡过并放上了蒜泥，有时还有酱油压的花生米——脆、香、鲜，和筷子一撮就直冒黄油的咸鸭蛋，令人垂涎欲滴。就着黄瓜、蚕豆、花生米或者咸鸭蛋等下粥咸，连喝几碗稀粥，筷子也不肯丢手。熏蚊子的蒲棒插在餐桌边的砖缝里，冒出一缕直线而上的烟。

夜晚渐渐降临，繁星点点，月牙初上，我们追逐着一闪一闪飞过的萤火虫，蚊虫则追着我们，咬出一个个“红包”。大家的手里都握了一把布条包边的蒲扇，快一阵慢一阵或摇着风，或扑打着蚊虫。

大桥上纳凉的人多了起来。高高矮矮的板凳、椅子上坐着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乘凉的人们。大家都喜欢庄上的“江山爹爹”，他有一肚子讲不完的故事。什么隋唐英雄传、水浒传、三国演义啦，总让人听得津津有味。寂静的夜晚，除了他的故事，就只有蒲扇左一下右一下拍打蚊虫的噗噗声了。讲的人绘声绘色、听的人聚精会神，只有我们这些小孩子偶尔会开溜，一手握住纸包的废旧电池，一手把电线连接的小灯泡挂在电池铜帽上，就着微弱的黄光，在桑树上寻找着蹒跚爬树准备蜕壳的蝉。

“江山爹爹”的故事讲完，纳凉的人搬了板凳陆续回家了。一天下来玩累了的我，顺势一骨碌躺在了餐桌上。揉揉睡眼，只见桑树的缝隙里漏出了月牙的光，稀稀疏疏，还有一两颗星星眨着眼，有几分神秘。母亲摇着手里的扇子，帮我拍打着蚊虫，为我送来凉风，让我在夏夜的星空下甜甜睡去。梦里，刚脱的蝉儿蜕了壳，飞上高大的桑树顶，放声鸣唱着属于夏天的歌声。

